

书法与诗词再次完美结合 孙晓云、许结携《丝路情》现身江苏书展

书法与诗词结合，是文化传承的深刻体现。

2024年7月5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孙晓云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结携手推出的全新力作《丝路情》在第十四届江苏书展现场举行了隆重的新书发布会，两位名家亲临现场与读者分享创作心得。

而在现场读者和书法爱好者看来，两位名家的合作，也代表了书法与诗词再次完美结合，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焕新释放。



扫码看视频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郑文静/文 顾炜/摄



新书揭幕(左起:梁勇、孙晓云、许结、章朝阳、方立松)

第14次参加江苏书展 孙晓云再次带来重磅新作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局长、省电影局局长梁勇，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章朝阳，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方立松等出席本次发布会。活动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王林军主持。

章朝阳表示，孙晓云女士作为当代书坛的领军人物，多年来在书法艺术的创作与研究上倾注心血，笔耕不辍，深受书法界的赞誉。他感慨，今年是孙主席第14次亲临书展，她每年都在江苏书展上为广大读者朋友带来新书，已经成为历届书展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孙主席热心于全民阅读推广事业的精神值得广大出版人为之敬佩。这也是艺术为人民、出版为读者的最好写照！”

自2019年以来，由许结教授选编经典诗词文赋，由孙晓云以行书书写，就开启了凤凰出版子品牌之一——“孙晓云书作”中的重点主题书写系列，该系列关注“国之大者”与时代主题，赓续文脉传承匠心，已出版《中国赋》《诗意江南》《运河颂》《中华匠心》等，堪称经典之作。

此次发布的新书《丝路情》，是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主题书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探寻，也是对千年丝绸之路的一次深情回望。

全书共计三万六千字 书名中的“情”更具多层含义

嘉宾访谈环节是本场发布会的一大亮点，主持人邀请两位名家上台分享新书《丝路情》的选编缘由、创作过程、文化内涵等内容。

孙晓云回忆起去年江苏书展上推出的书作《大美长江》，当时举办了“大美长江”书法展，让图书发行与书法欣赏融为一体，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谈及今日发布的新作，她表示今年是“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十周年，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下策划出版《丝路情》一书意义非凡。

她花了两个月时间书写许结教授

编选的九十三篇诗词，共计三万六千字，而书名中的“情”，更具有多层含义。

一是为了庆祝“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十周年的感情；二是历代诗词歌赋传递给每位中国人乃至各国人民的情谊和文化氛围；三是表达了她书写经典名作的艺术之情、表现之情、书法审美之情。

孙晓云还对历年作品进行了回顾：“中华国学德育经典系列”用小楷书写，约八万字；“重点主题书写系列”的《中国赋》《诗意江南》《运河颂》《中华匠心》《大美长江》以及今日推出的新书《丝路情》，以行书为主，包含行楷和行草。坚持以“易看易懂易欣赏”的书体来表现适合大众的书法普及阅读范本。而“书法临本便携装系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则以中楷的形式书写，便于读者随身携带，真正实现“书写伴我万里行”之效。

五大篇章、九十余篇诗文 展现丝绸之路的多元面貌

许结教授表示非常荣幸再一次和孙老师合作，从《中国赋》到《丝路情》，五年合作了五本书作。

孙晓云已经书写一个花甲，许结教授教书也有若干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便是弘扬与发展中华文化。

许结还从“人生道路”畅谈至中国历史上“既有形又无形”的丝绸之路，“有形”是因为它有一条线索与行走路线，“无形”是因为它对与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是永恒的话题。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经典文本，所以《丝路情》选择了五大篇章、九十三篇文本，加以注释，让更多的大众读者了解这段历史。

许结还特地为江苏读者推荐了《丝路情》中的经典篇目：来自潘德舆的《静海寺》。他表示静海寺面对长江，见证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这里面有神圣且伟大的时代动力，非常值得一读。

新书发布会后，签售区聚集了众多书法爱好者，期待着能与孙晓云近距离交流，这也成为书展现场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大讲堂

莫砺锋：双峰并峙，大俗大雅的宋诗宋词

炙手可热的唐诗之外，宋诗和宋词有怎样的魅力？是谁改变了宋词的风貌，又是谁为宋诗、宋词画上光辉的句点？7月5日上午，江苏书展的重点活动“书香中国·全民阅读大讲堂”第一场准时开讲。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新中国首位文学博士莫砺锋围绕“双峰并峙的宋诗与宋词”展开精彩演讲。

讲座现场反响热烈，从江西南昌赶来的读者曾煜琦，是拖着行李箱直接来的，还带来了他收藏的，以及在书展现场购买的多本莫砺锋著作。应这位热心读者之邀，莫砺锋为他带来的书一一签名。讲座结束后，一名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的小同学为莫砺锋献上她精心准备的鲜花和寄语卡片。卡片上写着：“光学术，弘扬正道，师门担当。伟哉美哉。”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姜斯佳 白雁/文 顾炜/摄



莫砺锋

诗歌的格律都是水到渠成

莫砺锋的讲座从“诗”的名词辨析开始。当我们从广义上谈到“诗”，指的是所有的古典诗歌，但作为文学名词的“诗”专指五、七言诗。

谈到宋诗和宋词，就绕不开它们共同的参照系——唐诗。唐诗和宋词自不必说，中国古代写得最好、最流行的就是这两种文体。那么，宋诗为什么能与唐诗并举呢？这个观点其实来自《宋诗选注》的作者、文史大家钱钟书，在他看来，就五、七言诗来讲，唐诗以后最好的阶段就是宋诗。唐诗和宋诗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基本审美范式，元、明、清至今的诗歌大体都可以划归到这两种范式中。

在唐代，五、七言诗的发展到达巅峰，从格律、平仄的层面讲，一切其实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因为汉字都是单音节的方块字，所以用汉字写诗首先存在句式的问题。

最早，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占据主流。一句话四个字，天然形成“2+2”的节奏，长此以往不免呆板。到了汉代，人们在四言诗中加了一个字，“虽然只有一个字，却给诗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五言诗由此诞生，一句话变成了三个节拍，且有单音节、双音节的长短变化，诗歌的灵动性大大增加。东汉末年，人们又增加了两个字，创造了七言诗，让诗歌更加摇曳多姿。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是偶数，比如六言诗？因为六言还是‘2+2+2’，只有双音节，没有单音节，还是不免呆板。五、七言诗是千百年来无数诗人探索出来最好、最恰当的形式，古典诗发展到唐代，以五、七言诗为主流的传统基本就定型了。”

与唐诗针锋相对的宋诗

聊完唐诗，莫砺锋再谈宋诗、宋词的异同。二者何时“二水分流”，又在何时融汇在一起？

“宋朝诗人开始写诗的时候，就有跟唐诗比美的雄心壮志。所以宋诗所有的特点都是跟唐诗针锋相对的，都是在唐诗没注意到的地方开拓新的领土。”

莫砺锋讲了个有趣的例子。唐朝人写诗讲求高雅，他们不愿意使用太通俗的字。有一次，中唐诗人刘禹锡写诗本想用“糕”字，但最终因太通俗而放弃。与之相对，宋朝诗人没那么在乎雅俗之分，什么事都可以入诗。北宋文豪苏东坡晚年被贬谪到海南岛，写了一首小诗：“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讲苏东坡有一次喝醉酒找不到回家的路，向黎族老乡问路，黎族老乡让他顺着

牛粪的痕迹一路向西。以“牛矢”入诗，宋诗的包罗万象可见一斑。

从男欢女爱到一腔豪气的宋词

提到宋词，莫砺锋认为：“词这种文体到宋代才真正与诗平起平坐。可以说，宋代词对唐代词、五代词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开拓。最好的词都给宋人写完了。”

为什么在宋诗之外，还要出现宋词这样长短句的形式？事实上，词刚刚诞生的时候带有明确的功能性，它就是为了配合音乐。唐代以前，中国的音乐都很平稳、变化不大，唐代之后引进了异域和民间的音乐，为了配合变化多端的音乐，就需要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正因词最早产生的场合是宴饮之所，内容也就大多涉及男女爱情，以娱乐性为主。

“宋朝初年人写诗、写词像是‘人格分裂’，我们读欧阳修的古文、五言诗文风格都很严肃，其中树立的是一代儒宗的形象。但他写词就是男欢女爱，‘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鸳鸯两字怎生书？”当时人认为男欢女爱不登大雅之堂，觉得这是好事者伪造的欧阳修词。”

真正改变词总体风格的人是苏东坡，在五、七言诗和词中，他的形象是统一的。苏东坡的词，既有写爱情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因为苏东坡，词和五、七言诗才逐渐处于同等地位。

宋诗、宋词在爱国主义层面合流

莫砺锋指出，南宋以后，宋诗、宋词在爱国主义精神层面上合流了。

“汉、唐都亡于内乱，而宋朝面临的却是外族入侵，而且是冷兵器时代战斗力最强的游牧民族……南宋抵抗了整整四十三年。这期间，产生了很多将爱国主义作为主要倾向的大诗人、大词人。”莫砺锋说，宋朝面临危亡时，陆游、辛弃疾等人抒发的是抗击敌军、沙场烽火的黄钟大吕之音。

到了宋末，为宋诗、宋词画上光辉句号的是谁？是文天祥。最具代表性的诗是《正气歌》，词是《念奴娇》。

“《正气歌》是一首六十多句的长诗。我坚决要把《正气歌》选进《宋诗鉴赏》。”莫砺锋说。诗中“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写自己在监狱的破房子里打开书本来读，古人的精神力量照亮了他的身心。“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面临危亡时刻的写照。”



扫码看视频